

訪問西崎崇子、閻韻及Hyperion老闆Simon Perry

# HiFi音響 review

No. 293

音樂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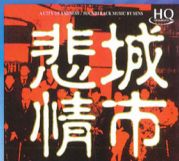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月號 • November 2010



(音響版+聽聽空聞) + (音樂版) 一季兩本: HK\$55

## LPCD<sup>®</sup>M2 MASTERING

### LPCD M2母帶製作技術 盡顯超級模擬音色



Sony Music 88697756152



Sony Music 88697721472



Warner Music 5052498-2115-2-4



Warner Music 5052498-2114-2-5



Warner Music 5051865-9940-2-2

# MEET & GREET TAKAKO NISHIZAKI in Hong Kong Records

香港唱片  
Hong Kong Records  
Production: Wang Takako, Manager: Lisa and Jack  
1/F, 100 Hollywood Road, The Hollywood Centre  
100-102, Aug 2010 Sat - Sun - Festival Walk 1.2  
Printed & Distributed by Hong Kong Records Ltd.

28th Aug 2010 Sat

5pm

Festival Walk Shop

Enquiries: 2265 7866

www.hongkongrecords.hk

Takako Nishizaki Series:



Initiated by Hong Kong Records

香港唱片  
Records

Distributed By  
SUN HING  
RECORDS



訪問香港的音樂傳奇

# 西崎崇子

香港的音樂傳奇 – 西崎崇子小姐，早以梁祝演奏感動全亞洲。然而，有些背景資料，是大家在閱讀這篇訪問稿之前須要知道的（如果還不知道的話）：第一，她是Naxos老闆Klaus Heymann的太太；第二，年幼時，她是現在已普及於世的鈴木教學法的創辦人 – 鈴木鎮一博士的學生，更是首位完成學習整套鈴木系統的小提琴家。

S – Simon Tu

T – 西崎崇子

S：今天的訪問，主要是關於鈴木教學法，還有你的鈴木錄音計劃的。首先，我們知道你是鈴木鎮一先生最初的學生之一。請問你可以分享一下跟隨他學習時的經驗嗎？

T：我是大概於三、四歲的時候開始習琴吧，當時我的父親也是個像音樂教父般的人物。那時候，我們住在名古屋，而鈴木先生亦在那裡 – 他後來遷到松本去了。我在五歲的時候開始公開演出，並且差不多是每兩週便演奏一次。當時的名古屋市是個學習福地，皆因無論是日本琴（Koto）、小提琴、鋼琴，那裏都有很好的演奏家、很好的老師、及富有責任心的家長。甚麼都是從裡開始發展出來的。東京在當時是個文化沙漠，所以每當政府請來了外國賓客，他們都會來到名古屋，而我們就要為他們演奏了。鈴木教學法也是在這背景下普及的。故此，當時我經常要為音樂會演奏而準備，無時無刻都在練習，甚至是連一點與朋友們分享美好時光的記憶也沒有。難說如此……那不單是我自己，而且我的雙親也是非常具承擔（committed）。對父母來說，每一天都是課堂。那對他們 – 尤其是母親 – 來說是十分勞累。她要忙於家中的一切事務 – 當時並未有女傭吧 – 準備餐食，到處派單，然而她還是很堅決地每天教導我。所以說，我沒有那種與朋友一起的美好童年回憶，但我卻擁有另一種好回憶。

S：我對此十分好奇 – 在戰後的日本，人們的生活都過得非常艱難，那究竟當時的日本人是如何得以學習音樂的呢？

T：我想，那是大概於1947、1948年間開始的事情吧。雖然是艱苦的，然而鈴木先生當時在名古屋擁有一家小提琴

工廠 – 我們有的是樂器呢！（S：那是原來生產三味線的工廠吧。）對。還有……就因為他們失去了所有，甚麼都沒有，所以人們都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中拼命奮鬥。對雙親來說，孩子的教育，更是無論如何都要承擔的事情！有一點是不明白的：沒有老師，便不成學習吧。然而，當時的名古屋真的有很多老師，就是日本舞的老師也在這裏。或許這是一種巧合吧。



## 母親們都擁有自己的full-sized小提琴和琴弓

因此，我很希望這一代的年輕家長們，都把專注集中於一點。如果小朋友是喜歡小提琴的，那他們就要承擔，要在家中教導小朋友，要和小朋友一起來上課。這就是鈴木（教學法）優良元素的其一。我採納這一點，也因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可以想像嗎？三、四歲的小朋友，我們每週才教他們一次，在下週課堂以前他們會自己每天練習嗎？不！就算是母親們，我們教了小朋友甚麼，她們亦會忘記的。所以，我會要求母親們都擁有自己的 full-sized 小提琴 – 就如今天母親和兒女一起演奏般。她們真的要擁有full-sized的琴弓，學習持弓，才會親身體驗「持弓」究竟是如何一回事。那是很困難的事情呢！這跟鋼琴是不同的：琴鍵都在那裏了。讓手指按下琴鍵，一顆音隨之以來，就是如此。小提琴呢？不！首先你要把（持琴的手肘和手腕）扭曲，然後持弓的亦是如此。那其實是不自然的。當然，如果是自年幼開始的話，這些事情都會變得更有彈性，更流暢。越是年長，越是緊繃，那便會變得較難了。雖說困難，但其實每個人也可以學習小提琴的。只要不是抱著「我要達到最高水平」這想法，便會可學習得了。

S：你於1962年離開日本，赴美深造。請問，你對當時日美於音樂教育方面的分別有何看法呢？

T：幸運地，（在日本時）我每天都得到父親的教導，而且亦進入了桐朋學園學習。

那是一所非常高水平的音樂學校，至今亦然 – 儘管當時教導的老師們現在而不在人世了。所以，到達美國時我連就絲毫的「文化衝擊」的感覺也沒有。還有，當我在日本的

時候已經對美國老師有所接觸了。在桐朋學園…… 早在我進入那裏之前，我已是每逢週末為了學習而穿梭於名古屋和東京之間。雖說我沒有感到「文化衝擊」，然而我進入茱莉亞音樂學院的時候卻真是感到非常快樂的。你知道嗎？打從第一年開始，我已獲得全額獎學金。到了第二年，我得到的更是Fritz Kreisler獎學金…… 當時我真的流下眼淚了。我的父親非常推崇Fritz Kreisler，而我也是在Fritz Kreisler 的音樂中成長的。有趣的是，就在同一年，我得到一位猶太老太太的贊助，而她亦是Fritz Kreisler 夫婦的親密摯友。所有美妙事情都在我身上同時發生了！唯一的遺憾，就是我没有更早一點往美國去…… 要是早一年赴美，我便可與Fritz Kreisler見面了！可惜，他就於剛於我抵達美國之前，與世長辭……當時並沒有很多亞洲學生在茱莉亞音樂學院。來自桐朋學園的，大概是五位吧。其中，有兩、三位是學者鋼琴的。另外，當時我於奏鳴曲課師隨Louis Persinger，那時候他年紀老邁，故此我是在他家中上課的。他也是非常厲害的！雖然真的很老很老了，然而他還可以充當奏鳴曲的鋼琴伴奏 – 布拉姆斯、貝多芬、甚麼也行……每當課堂過後，他便會說：「Sit down, and have tea.」就在他夫人把茶端上以後，他會跟我分享教導 Menuhin 等成名大師的種種往事，還有他年輕時受教於再上一輩的大師的絲絲回憶。這就像……我活在一百年前的感覺。在紐約，那是多麼歡樂的時光！可是，自我的音樂會演奏生涯開始一刻，我再沒有時間上課，也沒有時間與朋友一起……我幾乎在全美國的「所有角落」都演奏過了，亦因此而以「最富有的學生」而聞名。（S：似乎，日本人擔當小提琴演奏家，於當時的美國環境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吧！）對。然而，當時我卻



在任何地方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接待。他們會說：「Oh wow! Cherry blossom came from Japan to perform in our city!」相比五十年後的今天，當時的感覺遠較溫暖而美妙呢！

## 這全都是為了教育

我希望大家都知道：很多人都誤以為我只會教導兩歲半、三歲的孩童。其實我的教學方法是十分獨特的，無論是小朋友還是高級的成年人也可以。你要把這些寫下來啊。我們常常接到電話查詢：「只有兩歲半，你認為是合適年齡嗎？」所有年齡都是合適年齡！當然，剛滿兩歲的，是太年幼了。我想全香港的老師知道：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？孩童和成人我也可以教！我喜歡教學、喜歡小孩！看看他們吧，這孩子被寵壞了，那孩子不能集中……我們須要了解每位小孩的性格，然後才可教導……還要教導母親呢！我想向大家說——請正確地教導！不要單是認為這是謀生方法罷了。

當然，所有人要賺錢的，而幸運地我卻不須要。然而，我真的從心希望教學，而我的學生和母親們都知道的。我對小孩子是非常嚴厲的，但是他們都很喜歡我。我愛教學！（S：And you're committed!）Committed! Really Committed! 至於這些鈴木CD系列，我和丈夫多年前已在思考了，只是我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時間。七輯 CD，那是牽涉了大量的音樂作品。最後，我們還是決定讓它成真了。因為我很想教學，所以我希望我的所有學生都擁有我的 CD；聆聽 CD，不是為了我所奏的速度，而是為了音樂本身。故此，我的丈夫便有如斯構想，讓 CD 中除了我的小提琴錄音外，還包括了一些大提琴的、鋼琴的、合唱的，都是鈴木教本內容的原作。這全都是為了教育。另外，我也希望留下遺贈（legacy）……所以，你可以看到（專題文案中的）那些照片——鈴木先生，我的父親……都是美好的回憶。

S：其實我也準備了這問題——出版鈴木教學法的公司本身也有其 CD 系列了，為甚麼你還要再另製作呢？似乎，legacy 和原作錄音就是這問題的答案吧。

T：對……更甚的，是自從很早很早開始，我已經拜鈴木先生門下，還有我的父親。這些音樂，我已奏過無數次了。我的錄音，和他們的就是不同。



▲訪問完畢，西崎崇子在店內大海報上簽名留念。

S：就因為你是鈴木博士的第一代入室弟子，所以你明白那些音樂的精神，音樂的流動……（T：對。）

S：在鈴木教學法和其他的音樂教學法之間，你會如何比較呢？

T：所有教學法也有其優缺之處。鈴木教學法的優點，就是強調「母親也須要接受老師教導，然後一週六天在家中教導其子女」。我也常常強調老師-母親-學生的三角關係；三者須要共同努力才行。鈴木教學法是好的，問題在於老師和母親如何承擔罷了。另外，這是給大眾的教學法，但我對學生要求卻是嚴厲的，並會花上不少時間來準備基本功。就像蓋房子一樣，根基不好，便會如四川地震時那般塌下來了。還有，一些使用鈴木教本的孩子，會憑聆聽CD而把音樂背熟，卻不懂得讀譜。

我的孩子們呢，無論如何他們也會背譜的了，惟他們亦懂得讀譜呢。不懂讀譜的話，他們就是連學校樂團也沒法進入吧——這是鈴木教學法的缺點。我希望有天他們會作出改善。無論如何，我就是要把所有東西的優點集中在一起，讓孩子吸收。

S：我曾讀過英國小提琴教育家 Sheila Nelson 於七十年代的著作，當中提及到「鈴木教學法在日本大獲成功，乃是因為日本小孩的良好操行之故。以它教導操行不太好的英國孩童的話便不容易了。」然而我也知道，現在鈴木教學法在美國也非常盛行。當然還有香港。那麼，請問你在鈴木教學法於不同地域背景之比較何意見呢？

T：我認為，亞洲人是比較具承擔的，所以也較適合鈴木教學法 --- 就算當我碰上了不太承擔的家長，我也會請他們另請高明的。在美國，他們是比較easy-going…… 但是，想像一下吧，如果我們不在禮貌（manner）方面教導小孩，那會是怎麼一回事……。不單只是小孩，有時我也會向母親們教導禮貌的，因為有些母親就是沒有禮貌。又教小提琴又教禮貌，多忙碌呢。

現在，我們取錄新生以前會先進行面試 --- 所有孩子都是一樣的，所以要看的其實是母親。（S：看他們的態度。）對。如果他們選擇我們的理由是因為「地點方便」的話呢，嗯，thank you very much……

### 考獲八級？天啊！那是太業餘了！

S：請問，對現時的香港音樂教育有何看法呢？

T：我認為，現在學校和家長們逐步著重學生的樂器學習，這是好的。但是，有一點我是不贊同的：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優秀樂手，只因為沒有音樂學位，便被學校拒絕聘用了。這是很大的錯誤！如果我要在眾多申請人中挑選，我可以判斷誰是懂得教學的。可是，他們所要的，卻是一紙證書……多悲哀！所以，學校教師，往往是水平不高的。這是他們所須要反思的。還有比賽、考試……

另一點錯誤，是我聽見有學校要求學生考獲八級程度才可參加樂團。天啊！那是太業餘了！八級，對我所爭取的水平來說，實在毫無意義。想想看，這些人考了八級，便開始教琴，或加入樂團……。為甚麼是八級，而不是從甚麼地方考獲的文憑呢？說到底，這關乎的，是人們怎麼演奏、對音樂有何等理解，而不是證書而已。

有關證書，其實政府可依證書而對音樂教育進行監管吧，就像醫生、律師般。沒有證書，卻又真的甚麼人都可教學了。然而，為甚麼沒有監管呢？現在，甚麼人都可充當「所謂老師」，所以再多學生也無法提升整體素質。

▼西崎崇子為Fans簽名，人龍超長。





▲西崎崇子指揮她的學生，在又一城作「鈴木教學法」示範演出。

S：請問，你會否因應香港的獨特環境而在教學上作出調整呢？

T：不！我有我的水準要求！我要香港人都知道這點！（S：未必是關於水準的。例如，在選曲方面，你會否添上一些中國音樂呢？）會。但是，我還是採用鈴木教本的。就在完成第三冊以後吧，我們便可拉奏一些中國作品了。

S：原來的最後問題，是關於「在演奏家和教育家之間，你較享受哪個角色」。你已清楚告訴我們了吧。那麼，不如分享一下你對香港音樂學生的忠告吧！

T：你是指那些初學者嗎？（S：對。）他們甚麼都不知道啊！所以，說的還是母親們。你知道，我只會揀選具承擔的，會來一起上課的。（S：所以，無論是老師、家長、還是學生，最重要的都是承擔！）對！一定要把小提琴放在第一位的！我相信，如果能夠把小提琴奏好的話，他們根本不用為學業而擔心，因為他們是甚麼都能做得到的。（Klaus Heymann：比起來，那些東西還較容易了。）對。我常常都說：要集中。如果你每天只可花半小時練習的話，我便逐步逐步的教你如何於這半小時內集中練習。

（Klaus Heymann：還有小孩的記憶力。如果他們可以把一首作品的一千顆音符、一千個手指動作的記下來，再加上整體協調的能力，他們真的甚麼的做得來。）這是一件非常艱難的樂器，然而卻對小孩有益的。如果他們能夠駕馭它，那他們便可駕馭所有事情。

### 後記：

這篇長四十分鐘的訪問，在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十五分於又一城香港唱片開始進行。然而，其實當天早於下午兩時半，西崎崇子小姐已經與學生們一起開始各項公開演奏活動了。她的認真、熱誠、堅毅，還有令人心悅誠服的親和力，都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。

鳴謝香港唱片提供照片